

希代大眾小說全集

浪漫搖滾

藍雁沙

作品集 ①9

希代大眾小說
全集

藍雁沙作品集
KB19

浪漫搖滾



希代書版集團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浪漫搖滾／藍雁沙著．——第1版．
——臺北市：希代，1994〔民83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希代大眾小說全集）（藍雁沙作品集；KB19）
ISBN 957-544-781-6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4667

浪漫搖滾

作者：藍雁沙
發行人：朱寶龍
執行主編：曾敏英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7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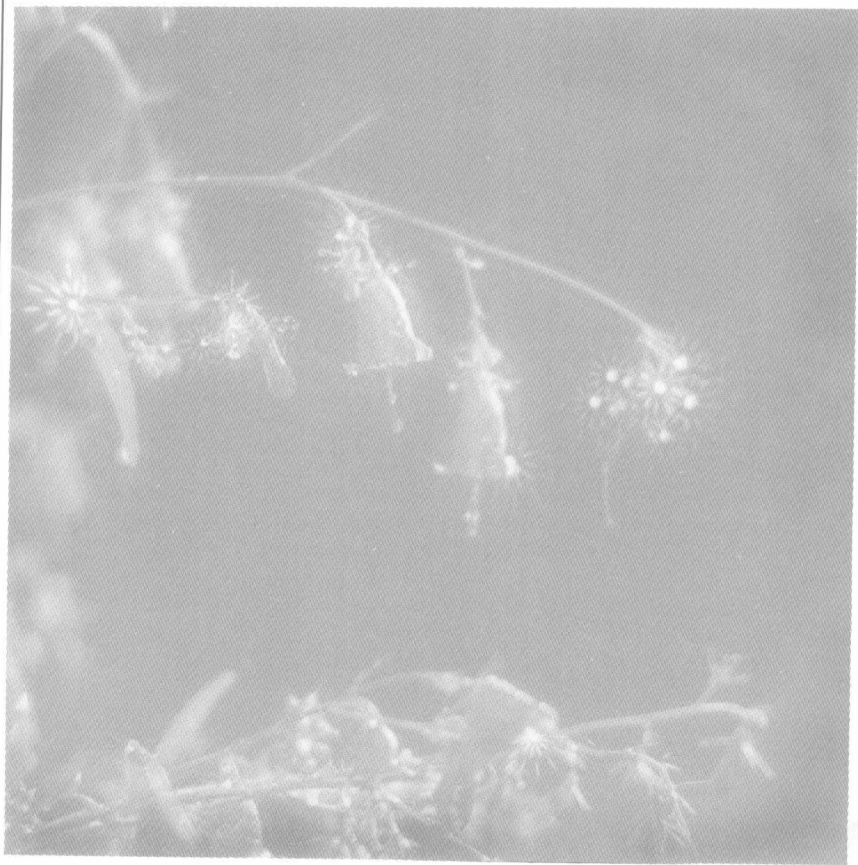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57-544-781-6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春日
自心弦抖落一個音符
升調
於是慢慢唱起
愛的樂章



春日書帖

——關於瑪格麗特的你我

藍雁沙

一盞清茗、一束瑪格麗特，我獨坐在窗畔偷偷的想著你。你總愛說我似那柔弱的花朵般的追尋著別人的肯定而存在著，而我總是一笑置之任你去猜測。

這不該有的猜測及錯誤竟如此大刺刺的存在你我之間！你教我怎麼回答？難道你還不明白：我的喜怒哀樂全都由那條看不見的絲線繫在你身上？就如同紙鳶的高飛再遠，根源的那頭還是操縱在線的底端，即使我再遠颺，心呢，還是被你牢牢的綁鎖住，不願也不能掙脫。

我該怎麼讓你明白我的心？為什麼當周遭的人都可以輕而易舉的看出我萬千柔情只為你之際，你還要睜著迷惑的雙眼，似信似疑的跟我打著啞謎？等待並不是一壺好喝的

佳釀，隨著日子天天過去，時間分分秒秒消逝，我越來越害怕這壺酒曾經不起歲月的催化而成令人傷心的酸醋。

即使最後注定是失敗，我無法怨恨你一丁點；因為愛得這麼深那樣濃，沒有法子將任何不好的想法念頭字彙加諸於你。你是我今生最真的執著，把青春編成的金鍊狠狠的網綁自己，心甘情願將那解開的線頭交到你手中。

只是我無法理解：當我如此敞開心胸的愛著你之時，為何你還只是冷漠地與我擦身而過，在背後一再回頭頻頻窺視著我的傷心？為什麼不跨出那一步？那麼你將會清清楚楚的看到我的滿心毫無保留的愛意！我等著你，好嗎？

春日午後，我帶著瑪格麗特等著與你相遇……



浪漫搖滾

第一章

擁擠的公車上，甘琬琪雙手各提了一大袋的書，另有個帆布袋正重沉沉的吊在她的肩膀上。她極目四顧的想找到個地方將手中的書暫且放下，但在這狹窄且顛簸的公車裏，連站的地方都要找不著了，更何況是沉甸甸體積又大且方角稜銳的書！

真不該在今天補書的！琬琪可以感覺到汗正沿著脊背一顆顆的滑落到尾椎骨，那是種似癢且麻的感受。她不悅的想到美華的不守信用，話再說回來，跟美華當了二十幾年的姊妹，她又何時守信用過了？

美華並不姓甘，她姓王。因為她是琬琪的父親甘天龍的續絃林玉猜帶來的拖油瓶之一，另一個則是她肚子裏的甘美玲，但因為美玲是在玉猜嫁進甘家之後才生的，所以也

姓甘，而玉猜後來又爲甘家添了個獨生子，那就是甘國宇。

從小琬琪就明白的感受到自己跟其他人的格格不入，倒不是玉猜會虐待或打罵她；而是那種說不出來的隔閡。在這個家裏，玉猜跟美華、美玲是個小圈圈；而男主人甘天龍則是把他賴以傳宗接代的獨生子國宇給寵上天，相較之下，琬琪在這家裏就有如多餘似的。不但享受不到親情的滋潤，相反的還要承受許多不必要的言語刺激，跟做不完的家事。

也就是因爲這樣，所以高中一畢業能自立之後，琬琪馬上離家到工業區的一家工廠上班。那是家專門生產電視的電器工廠，琬琪的工作是坐在流動線前，在每一個被輸送帶傳到面前的電子線路板上插零件，她一個人要負責插下八顆大小不等的電阻跟電容。

爲了離開那個冰冷如冰窟的家，琬琪選擇住進工廠所附設完善的宿舍，在這裏，來自四面八方的同事們都相處得非常融洽，甚至她跟同事之間的感情都要勝過跟美華、美玲她們。在工廠工作的那些年裏，她盡可能的省下每一分錢，事實上扣除她每個月得繳交回家的錢，她所能剩下的錢並不多。

所以她只有拚命的加班，跟同事們調班，放棄休假的賺取更高額的加班費，然後跟

會，終於幾年下來，倒也讓她攢足了一筆錢。

因著自己愛看書卻苦於書籍的售價太高；當然一本、兩本是沒什麼，但若是五、六本一路下來，倒也是筆不小的支出了。她從小就有個願望：希望有能力時可以自己開家租書店。想想看，坐擁書城可以任自己的高興看書，而且還可以依此為生的出租賺錢，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好的事嗎？所以當她知道在這個學校林立的社區中，有間租書店因著老闆要出國而要頂出去時，她馬上將所有的錢帶著，當場頂下這家店。

因為這附近有兩三家大專及高中高職，國中和國小也有，所以她店裏的書籍種類就必須兼顧各種年齡層的口味了。有小學生愛看的小叮噠、老夫子；中學生到大專生則分為男生的漫畫、武俠小說；女生有少女漫畫、文藝小說；再到上班族，則是各種世界名著、電影小說，乃至於如城市獵人般的成套漫畫，當然，出租率也都不壞。

也因此為了應付租書人的殷切要求，琬琪幾乎每個星期就得到出版商或大盤處補書。其實有些出版社也有巡迴的箱型車會送新書到店裏，但一來巡迴車十天半個月才來一次，對那些天天登門問新書到了沒的客人是緩不濟急；另一方面，自己到出版商拿書，比較能拿到好價錢，況且公車一下車剛好就在站牌旁邊，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。

而說到美華，琬琪不由得一肚子火就冒上來。美華本身是電視裏那種標準的無知又潑辣女人德行，她今年已經二十九了，自國中畢業起即在外頭混，混了十幾個年頭也沒啥長進。現在回到家裏住，卻把整個家弄得一團糟。因為她把她的男友——雖然她口口聲聲老公老公的叫，可是因為沒有結婚，所以充其量只能說是她的同居人——張彪帶回家住了。

張彪沒有工作，他整天只是吃飽了睡，睡飽了吃，要不然就是趺著拖鞋晃到美華的檳榔攤要錢，這時就要看美華的心情了，心情好時對他是有求必應；不然即用各種尖酸刻薄的話罵他，有時張彪尚且會唯唯諾諾的陪著笑臉，但大部分時候則是勃然大怒的拉起美華的頭髮，粗暴的飽以老拳。

每當碰到這種情況，琬琪都感到為難，事實上她非常的看不起張彪，並且認為是美華自找的——若不是她一再的縱容姑息張彪，何以他今日的氣焰會這麼盛？但論情論理，美華總是跟自己是一家人，沒有理由不去排解吧？

而且最重要的一點，她有點無奈的怨著自己。當初為什麼要屈服在爸爸的親情壓力下，讓美華將檳榔攤擺在自己店門口的騎樓呢？現在他們兩個三天兩頭在店門口扭打謾

罵，自己還要不要做生意啊？

在經過一陣陣的車鈴亂響之後，公車停在那個標著高中的站牌前，車上的學生爭先恐後的向前後門推擠著前進，使得站在中央的琬琪被那些碩大的書包撞得東倒西歪。她狼狽的任憑袋子橫七豎八的到處擺動，面對這上學時間的學生們，她只能苦笑以對，因為這些都是夜校生，對他們而言，匆促似乎已經成了一種生活常態了。

「呼，總算安靜了！」琬琪說著，將肩上的帆布袋卸下放在面前的椅子上，再將左手的袋子放上去，等她想將右手的袋子也依樣畫葫蘆的擺上椅子時，這才深感不妙的看著身旁的那個男人。

他很瘦，這是第一個躍進琬琪腦海的印象。他高高瘦瘦的，臉的大部分都被那支黑色的墨鏡給隔離了，露出的只剩下削瘦的雙頰和抿得相當緊的薄唇。雖然被那層鏡片所阻隔，但琬琪仍可明顯的感覺到他正盯著自己看。

他的頭髮很長，光潔亮亮的在腦後束了條馬尾，上身穿了件窄領長袖的黑襯衫，配件緊得嚇死人的黑色伸縮牛仔褲。腳上則是雙高筒的軍靴。

這也就是令琬琪深感不妙地方，因為她右手所提的那個袋子，不知在何時已經被

沉重的書所拉長了，現在她雖然仍拎著那個袋子，但實際上所有的重量都不折不扣的壓在這個陌生男人的腳上了。

尷尬的露齒一笑，琬琪慢慢的彎下腰想將那袋書提起來，但她忘了自己是在晃動的車子上。說時遲那時快的，她重心不穩的狠狠朝那個陌生男人的懷裏撲去，而那個袋子也很不巧的就在此時整個齊邊裂開，把裏面的書都掉落滿地，而琬琪一心一意的想趕緊撿拾起那些書，性急的就想伸手去撈，這下子連那個陌生男子也跟她一起摔跌在這一團混亂之中。

「對……對不起！」琬琪慌慌張張一再的道著歉，但頭皮上一陣撕痛感令她忍不住的倒抽了一口氣。

「不要動，妳的頭髮纏住我的錶了，我把它弄下來，妳稍微忍耐一下！」頭頂上傳來陣陣充滿男性氣息的呼吸聲，他低沉沙啞的聲音聽起來有股很特別的味道。琬琪紅著臉的想拉回自己的思緒，老天爺，我在幹什麼？

他可能快解開了吧？琬琪滿懷希望的想著，一邊努力的將自己的眼光固定的盯在地板上的某一點，藉以避免去注意到車上其他乘客莞爾的笑容。

「妳是不是有些心不在焉？我已經提醒了妳好幾次，但妳都一直沒有反應，我開始以為我應該試著用手語來跟妳溝通了呢？」琬琪過了好一會兒才會意過來，原來他一直在跟我講話！

「呃……什麼？」琬琪羞紅臉的趕緊爬起來，為時已晚的看著車子正從自己要下的站牌前呼嘯而過。「唉，糟糕了，過站了！」

陌生男子馬上朝前面的司機高聲大叫：「可不可以拜託停一下車？我們馬上就下去！」

說也奇怪，平常並不怎麼和顏悅色的司機，竟然很快的讓車朝路邊滑行，琬琪詫異得睜大了眼睛。難道他跟司機認識？

「別站在那裏發呆了，趕快下車吧！」陌生男子將椅子上的書捧起來，再背起她那個被書撐得變了形的帆布袋。拉著琬琪的手，很快的衝下車。

琬琪提著另一袋完好的書，略微手足無措的站在那裏看著他。「先生，謝謝你。我自己提回去就好了，謝謝你……」琬琪說著朝他伸出手想接過那些書。

沒想到他卻搖搖頭的四處張望。「妳要到哪裏？我幫妳提回去，天，我真想不透像

妳這麼嬌小的女孩子，怎麼會背得動這麼重的書呢？」

琬琪不由自主的挺直了背。「我習慣了。」

「妳家裏的人呢？或是男朋友……」

「先生，謝謝你，我自己可以提回去了。」琬琪堅決的想從他手上提過那些書，但他仍不爲所動的說個不停。

「……要不然妳也可以搭計程車啊，爲什麼要這麼辛苦的……」他說著還挺不以爲然的搖著頭。

「先生，我真的很感謝你剛才在公車上幫我的忙，現在，我不是可以走了？」琬琪根本不想再跟他攬和下去了。因爲今天是星期六；店裏的生意會很好的。所以實在沒心情再跟他在這裏閒扯了。

「小姐，我只是想建議妳一個比較好的方法。這樣妳以後……」陌生男人露齒一笑的調整著肩上的帆布袋。「我呢，是見不得別人有困難而袖手旁觀的。所以，我就好人做到底，送妳回家吧！」

琬琪面無表情的看了他半晌，最後只是聳聳肩的轉身向前走。「好吧！謝謝你！」